

蕭蕭編

七十九年
散文選

305庫文歌九

蕭 蕭 編

七十九年散文選

九歌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七十九年散文選 = A collection of prose
works, 1990 / 蕭蕭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民80
364面 ; 19公分. -- (九歌文庫 ; 305)

ISBN 957-560-135-1 (平裝)

855

80000222

九歌文庫 305

七十九年散文選

A COLLECTION OF PROSE WORKS, 1990

主 編：蕭 蕭
編輯委員：蕭 蕭・陳幸蕙・李瑞騰・林錫嘉
校 對：蒲麗月・林文星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7526564・781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市部：九歌文學書屋（電話／02-7402838）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1弄34號
印刷所：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電話／02-9831061）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電話／02-5423347）
初 版：中華民國80年2月10日
初版3印：中華民國80年3月10日

定價 170 元（精裝 220 元）



ISBN 957-560-135 1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掉換）

編輯委員：

蕭

蕭

陳幸蕙

李瑞騰

林錫嘉

目 錄

卷一 同胞

七	同 胞	劉靜娟
五	我成為最愛自己的敗類	嚴 力
三	源	席慕蓉
三	時光逆旅	顧肇森
四	鹿回頭	簡 嫻
六	牆 眼	李渡予
七	寫給長大後的女兒	何懷碩

卷二 檳榔花

八二	檳榔花·····	張 錯
九二	南方的光影·····	方 瑜
一〇〇	春天，可認知的光·····	吳佩蓉
一〇七	鳥 巢·····	粟 耘
一二五	蒲公英·····	張 讓
一二九	金門之犬·····	孫璋芒
一三八	山野之愛·····	童淑蔭
一五二	既被視為女兒·····	阮秀莉
一六一	走過三線路·····	丘秀芷
一七三	悠光歌劇院·····	王家祥
一八五	澡堂春秋·····	古蒙仁

卷三 四季的故事

四季的故事.....	一九六
阮義忠	

卷四 尋找那隻古甕

日出草原在遠方.....	二二七
陳幸蕙	
尋找那隻古甕.....	二三〇
陳少聰	
給我一個解釋.....	二四三
曉風	
臍物論.....	二五五
遠人	
論飢餓.....	二六〇
焦桐	
輸家物語.....	二七三
亮軒	
劍氣蕭心・壯歲旌旗.....	二七九
陳曉林	
掌中漢字.....	二八七
小四	
漫步經心.....	二九〇
蔡深江	
整整一年，又來到天安門廣場.....	三〇一
徐宗懋	

卷五 臺靜農先生紀念專輯

三七	臺靜農先生的文學書藝歷程……………秦賢次
三四	臺先生寫字……………林文月
三一	臺靜農先生手迹
三五	散文的波濤（編後記）……………蕭蕭

卷一：
同胞

同 胞

劉靜娟

劉靜娟女士：民國二十九年生，臺灣彰化人。現任臺灣新生報副刊組組長兼副刊主編。曾獲國家文藝獎、中興文藝獎章。著有散文集《因為愛》、《笑聲如歌》、《眼眸深處》、《歲月就像一個球》、《心底有根絃》、《響自小徑那頭》等。

十多年前兒子剛上幼稚園時，很喜歡現買現賣，把從老師那兒學來的知識帶回來教我。有一天，他很鄭重地問我：

「大陸上有一種人很可憐，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你知道是哪一種人嗎？」

我想了想，誠實地回答：

「不知道。是哪一種人？」

「同胞。」

因為和同遊尼泊爾、印度的幾個女孩談起這麼一樁「同胞的故事」，每一見到西藏人，我有時很有情意地說一聲「西藏同胞」，有時則加強語氣的說：「同胞！」簡單扼要的兩個字並不是說他們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它裏邊包含著小孩子的天真和同為中國人的親。

這分親似乎又有些曖昧。七、八年前有些朋友初次叩訪加德滿都的西藏難民營時，感情豐沛，爲了遇到「流亡海外的親人」而流淚。可是這些年，「地球村」有很大的變化，媒體資訊加上個人旅遊見聞，很多意識在慢慢調整，某些情感也多少「稀釋」了。尤其是，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直在和中共抗爭，爭取獨立。這些流浪異國的西藏人只怕排斥中國人（中共）都來不及了，會認同我們這些也叫Chinese的人嗎？

雖然有這種唯恐「自作多情」的心結，看到西藏人，卻不由自主地露出一分欣喜的、善意的笑。在波卡拉機場，看到輪廓沒有一般尼泊爾人深的，就趨前招呼：「Tibetan（西藏人）？」而有些聰明的小販，知道我們的心情，也會指著他們的

手工飾品，「是西藏的，不是尼泊爾的。」

波卡拉「市區」是費娃湖畔一條長長的環湖馬路，路旁除了少部分磚造的旅店、飲食店外，都是簡陋的木造商店。店家出售手工製品、犛牛毛衣、圍巾、健行配備以及可樂。而穿梭其中的是各色人種的觀光客以及年輕的西方嬉皮。我們在那兒騎單車、逛商店及攤子，好好的享受殺價——或者說練習英語——的樂趣。可是見到西藏面孔、確定他是「同胞」的，我們就互相提醒「不殺價」。以臺幣換算，什麼東西都滿便宜，何妨讓同胞多賺一些？有一回我向一個憨厚的西藏人買黑布上繡有金色駱駝的背袋，他說一百七十盧比，我不假思索地說：「可以便宜些嗎？」他說一百五十好啦。還來不及再還，同行的如瑩卻拍我一下，「耶，同胞耶！」於是我反倒笑著要他「忘了一百五十，一百七十賣給我好了」。他大概不明白我為什麼「出爾反爾」。

到波卡拉「西藏難民營」那天是星期六，不對外開放，後來只准許我們到大工作場中看十數個女藏胞紡紗。她們衣著灰舊，年紀又都相當大，看著令人心酸。有趣的是一個女藏胞先是根本不讓我們進入營區；既然進去了，她便就地在草地上攤開一個大包包，然後也不知從哪兒變出三個男藏胞的地攤，一下子成了個迷你市

集。其中一個憨厚的男孩使我停住腳步——沒辦法，我一向喜歡看來憨憨的人。他賣的東西也不外犛牛骨雕的項鍊、手鍊、銀手鐲、銀項鍊、小刀……，和我們在加德滿都杜巴廣場、費娃湖碼頭看到的差不多。杜巴廣場有些小販很難纏，只要是你拿起來端詳的東西，他就認定你愛它，開出高價不厭其煩地與你展開拉鋸戰。有一個小販還不惜陪我走一條街，不肯相信我根本不喜歡他手中的一把鐲子。而這位藏胞爲一條犛牛骨項鍊開出的價倒使我楞住了。兩天來，我們四個「結夥」殺價、時時相互觀摩、討論的女子還自以爲熟悉門道了呢。

我問他銀鐲子是純銀的嗎？同樣的東西，杜巴廣場的小販一口咬定是純的；這男孩卻告訴我，「不是純的，羈有別種金屬。」我拿起一個看來古舊的銅雕麒麟燭臺，問它是不是古董？他幾乎抱歉地說：「應該不算古董，它只是一個有特色的紀念品。」

這樣的誠實誠懇使我非常喜歡，使我沒有二話地買下它們。窮而成爲小奸小壞的生意人，我對他衍生一種哀矜的諒解；窮而仍如此善良不欺，令人尊敬，這是一個有尊嚴的孩子。

那天天氣晴朗，遠遠近近的山巒層次分明，草地上、竹架繩索上晾曬的褐紅粗

毛線閃耀著樸拙的民族丰采。我當即戴上那條骨雕項鍊，心裏隱隱有一分遇到自家可愛子弟的歡喜。

兩天後回加德滿都，參觀巴丹古王宮後，印度航空延時，我們遂多出從容的時間參觀當地的西藏難民營。

這個難民營比波卡拉的大很多。

在粗糙簡陋的大磚房裏，供奉有達賴喇嘛的照片。相片前檀香繚繞。在這樣鮮明的民族氛圍中，年老的、穿長裙的、或梳髻或紮長辮的女藏胞秤棉花、搓棉線、紡紗。另一個紅磚房裏，中年女子及少女坐在織架前一線一縷地織布、織地毯。年老的負著長遠的生活重軛，鮮有表情的臉上布滿歲月的風霜；而年輕的，有一肩烏亮直髮或紮粗麻花辮子的少女卻個個活潑開朗。告訴她們我們是 Chinese，來自臺灣，她們用半調子國語說：

「喔，Taiwanese，很漂亮。Taiwanese，很好——」

有的還「愛現」的加一句臺灣話「真水」。

可見她們見識到的臺灣人不少，而她們也只是把我們當做一般觀光客。

門市部一個女孩不僅活潑可人，更是能幹俐落，一口咬字清晰的英語與含混的

尼泊爾英語相較，更令人耳目一新。知道我們來自臺灣，她說：「喔，臺灣人很有錢。」

她說日本人只買小地毯（說著，揚揚眉毛，聳聳肩），美國人買大的。而臺灣有錢，買小的也買大的。

口氣裏有著對顧客的奉承。但是，你怎能期望一個流亡異國的小藏胞看穿你觀光客外衣底下的心思呢？

她又指指我同伴的長髮，說髻髮很好看，她喜歡。「你也可以把頭髮燙捲啊。」「不能，我必須省下每一分錢。」她又聳聳肩，年輕的臉有一分無奈一分認命。

聽說全世界有三處西藏難民營，除了我們看到的加德滿都及波卡拉外，另一個在瑞士。我們看到的也只是他們的工作場所，他們的艱苦、勤奮。我不知道除了這兩處工作場所，以及在營外見到的少許零星小商人、小攤販外，流落尼泊爾的西藏人過怎樣的生活？

應該有機遇較好的吧？

雖然每次充滿期待地說 We are Chinese，卻總沒有得到特別的反應，使我們不無遺憾；西藏人——即使是在異國出生成長的孩子，在我們心底深處，還是大大

有別於外國人。就算有一天西藏獨立了，歷史的、民族的牽連也仍會存在的。

這分牽連，使我衷心希望難民營之一直是難民營的原因是——不甘受迫害、追求自由的西藏人源源不絕地跑到這兒暫求一棲。而很多先來的人已有更好的機遇、在外面開創了更高曠的天空。

也是這分牽連，使我回臺北後仍喜歡戴那條嵌有藍、綠「寶石」的犛牛骨雕項鍊，還很當一回事地向朋友報導它的附加價值——

我就只留下這條自己戴了，它是跟一個憨厚的西藏同胞買的。

——原載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中華日報》

〈編者註〉

開放探親以後，臺灣著實出現了一些粗糙的所謂探親文學，對大陸河山粗糙地贊歎兩句，如何宏偉開闊沒有具體描摹；對大陸人民落後的生活形態與扭曲的人性，粗糙地感歎幾行，如何形成這樣的人性，也不會有悲憫的心去思考。那裏，不是他們的童年、他們的父祖生長的地方嗎？四十年的隔絕，也隔絕了鄉情、親情？或許是乍然的陽光使眼睛一時不能調適，逼臨的現實摧毀了幾十年心中構築的家鄉印象吧！